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五十五回 狄員外饗飧食店 童奶奶懲憑庖人

凡事非容易，尤稱行路難；嚴霜凋客餐，苦雨濕征鞍；野飯如冰冷，村醪若醋酸；店婆凶萬狀，過賣惡千端；泥燈渾是垢，漆箸盡成癩；臭蟲沿榻走，毒蠍繞牆盤。若逢佳館主，逆旅作家看。尤廚子作惡欺人，暴殄天物，被那天雷殛死。狄周瞞了主人，反與歹人合成一股，灑潑主人的東西，也被天雷震的七死八活，雖然救得回頭，還是發昏致命。

這狄員外父子一連五、六日都是童奶奶那邊請過去吃飯。狄員外甚是不安，每日晌午同狄希陳多往食店舖裡吃飯。童奶奶道：「狄爺這們多計較。能費甚麼大事哩，只不肯來家吃飯？這食店裡的東西豈是乾淨的？離家在外的人，萬一屈持在心，這當頑的哩！況又待不的一個月就好滿了監起身哩。」

狄員外道：「時來暫去的就罷了，怎好扯長的擾起來？況且童奶奶你家裡也沒有人，凡事也都是童奶奶你自己下手，叫我心裡何安？算著也還得一個多月的住，不然，還仗賴童爺替俺且尋個做飯的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我聽見大相公說，家裡也沒有甚麼人做活，聽說大嬸是不上廚房的，有些甚麼事件，也還都是狄奶奶上前。狄爺，你尋個全灶罷。」狄員外道：「怎麼叫是全灶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就是人家會做菜的丫頭。象狄爺你這們人家極該尋一個。好客的人常好留人吃飯，就是差不多的兩三席酒，都將就拿掇的出來了，省了叫廚子，咱早晚那樣方便哩。」狄員外道：「買了來家，可怎麼方略他？」童奶奶道：「狄爺，你自己照管著更好；要不，配給個家人，當家人娘子支使也好。只是這個不大穩當：一個全灶使好些銀子哩；拐的走了，可惜了銀子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也大約得多少銀可以買的？」童奶奶道：「要是手段拿的出去，能擺上兩三席酒來，再有幾分顏色，得三十兩往下二十五兩往上的數兒。若只做出家常飯來，再人材不濟，十來兩十二三兩就買一個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不然，沒人做飯，咱尋他一個罷；只是沒得合家裡商議商議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卻我不得曉的，狄爺你自己掂量著。要是狄奶奶難說話，快著別要做，好叫狄奶奶罵我麼？」

狄員外道：「這罵倒是不敢的。只是怎麼童奶奶你家不買一個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我家有來，剛子趕狄爺到半月前邊，叫我打發了。十八兩銀子尋的，使了八年，今年二十六歲了。人材兒也不醜，腳也不甚麼大，生的也白淨，象留爺坐這們尋常的一桌酒兒都擺出來。那幾年好不老實的個孩子，如今，一來，這臭肉的年紀也忒大了；二來，也禁不的我們爺和他擠眉弄眼的。我看拉不上，那一日趕著他往舖子裡去，做了八兩銀子，嫁與個屠子去了。我們爺後晌從舖子裡回來，叫我也沒合他說。我們小姑娘端了酒菜來。他爹說：『灶上的那裡去了？叫姑娘端菜哩！』我說：『灶上的跟了個宰豬的走了。』我們爺說：『有這等的事！怎麼不早合我舖子裡說去？』叫我說：『人已去了，合你說待怎麼？』我們爺說：『沒拐甚麼去麼？』我說：『沒拐甚麼。那屠子倒撩下八兩銀子去了。』我們爺說：『呵！你可不說賣了？叫我還瞎亂。其實留著指使也罷了。』叫我說：『一個丫頭指使到二十六歲，你待指使他到老麼？』他說：『我有甚麼指使？只怕沒人替你上灶。』叫我說：『你別要管，我情願做，不難。』雖這們說，可不也忙手忙腳的。我家也還要尋一個哩。狄爺，你尋一個，且別要動手，等到家裡，可狄奶奶許了，你就收他；要是狄奶奶不許，使他七八年，尋個漢子給他，也折不多錢。那尤廚子也是僱的麼？」

狄員外道：「可不是僱的？一年四石糧哩。那幾年糧食賤，四石糧食值二兩銀子罷了；這二年，四石糧食值五六兩銀子哩。這還是小事；這一年受他的那氣，叫他灑潑的那東西，雖是雷劈了他，咱容他這們的，也是咱的罪過。看不見狄周麼？與他甚麼相干？只為他合尤廚子攪成一股，看他灑潑不管他，也就差一點沒劈殺了哩！」童奶奶道：「可又來！狄爺，你聽我主張，買一個不差。你只原封不動的交付與狄奶奶，那狄奶奶賞賜了，這是天恩；要不賞賜，別要只管絮絮叨叨的胡纏，這便一點帳也沒有。我們爺要不是眉來眼去，興的那心不好，我也捨不的賣他。好不替手墊腳的個丫頭哩麼！」狄員外道：「主意定了罷。仰仗童奶奶就速著些尋，好叫他做飯吃。」童奶奶道：「只怕做媒的馬嫂兒待來呀，要不來，我著人叫他去。狄爺，你尋個中等的罷。」狄員外道：「要尋人，爽利尋個好的罷，要叫他做菜哩；若齷齪齷齪的，走到跟前，看了那驢模樣也吃不下他那東西去。」

童奶奶正站在角門口合狄員外說話，寄姐走來說：「媽媽呀，俺舅舅來了。」童奶奶隨關過門去，與他哥哥駱校尉說了會話，又吃了些點心，別得去了。童奶奶道：「忘了一件要緊的事！玉兒，你快著趕上舅爺！你說住房子的馬嫂兒，叫他快來。你說俺奶奶待他說說甚麼哩。多上覆舅爺，千萬別要忘了。」玉兒跑到外頭，正好駱校尉沒曾去遠，還合一個人站著說話哩。小玉兒一一的說了。駱校尉道：「你上覆奶奶，你說道：舅爺知道了，到家就叫他來。」

事有湊巧，駱校尉轉了條衚衕，恰好馬嫂兒騎著個驢子過來，看見駱校尉，連忙跳下驢來，說道：「爺，往那裡去？怎麼不騎馬，自家步行！」駱校尉道：「我從姑奶奶那裡來。不遠，走走罷。你來的正好，姑奶奶有要緊事合你說，叫你就去哩。」馬嫂兒道：「我且不到家，先往姑奶奶家去罷。」駱校尉道：「這好。」替他打發了兩個驢錢，叫他還騎上那驢。改路竟到童家，見了說道：「舅爺說姑奶奶叫我，是與姑娘題親哩？」

童奶奶道：「不是價，另有話說；我待叫你還尋兩個灶上的丫頭，要好的，那歪辣驢丫頭不消題。」馬嫂兒道：「姑奶奶，你要好的，只怕卒急尋不著；你怎麼又要兩個呀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我自家要一個，你山東狄爺也要一個。」馬嫂兒道：「狄爺還沒去哩麼？他有帶的廚子，怎麼又尋上灶的？這是待兩當一房裡指使麼？」童奶奶道：「你只管替他尋灶上的，他房裡不房裡，咱別管他。他那裡尤廚子昨日九月九下那雹子，叫雷劈殺了，如今通沒人做飯。我這裡管待他，又嫌不方便。」馬嫂兒道：「哎喲！這九月裡的雷還劈殺人？我聽見人說，只當是說謊來，原是真個麼！雷劈的身上有紅字，寫他那行的罪惡。這尤廚子可是為甚麼就雷誅了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可不有紅字怎麼，我選過那邊看了看，燒的象個烏木鬼似的，雌著一口白牙，好不怪擺的！他批的字說他拋米灑面，作踐主人家的東西。」馬嫂兒道：「可惜了的，好個活動人兒！那日我從這邊過去看看，狄爺合相公都沒在家，鍋裡熬著京米粥兒。叫我說：『怎麼荒的年成這們等的了，大鍋裡熬著粥兒，也不讓人讓兒。』他說：『要不嫌，可任憑請用，沒吃了我的。』拿過個碗來，沒好吃，足足的吃了他五碗；我說：『可吃的叫你們不夠了。』他說：『你只顧吃，由他，多著哩！』」童奶奶道：「只這就不是個好人，怎麼拿著主人家的貴米，多多的做下粥，給不相干的人吃？你說他那低心，天爺為甚麼不劈他？」馬嫂兒道：「好奶奶，他這不是積福麼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我只說這是墮孽！要把自家的米糧口裡擲、肚裡攢的，舍些兒給那看看餓殺的人吃，這才叫是積福哩！他這明是蛆心狡肚，故意的要灑潑主人家東西哩！你快聽我說，好好的替你狄爺尋個好灶上的，補報他那幾碗粥，要不然，這叫是『無功受祿』，你就那世裡也要填還哩！」馬嫂兒道：「我這就往門外頭去，只怕那裡有。我就去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天多咎了，你去？等著吃晌午飯。」

馬嫂兒果然等吃了飯，去了；到日西時分回來說：「我到了門外頭，周嫂兒那老蹄子又出去了。他媳婦兒，那淫婦，通是個傻瓜！問著他，連東南西北也不曉的！問說：『你媽哩？』他說：『俺媽不知往那裡去了。』叫我呆呆的坐著等他，等到那咎晚才來，說有幾個哩，他明日清早叫我在家裡等他罷。我趁明快往家去，明日來回姑奶奶的話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你替狄爺打聽要緊！他又不肯來咱家吃飯，只買飯吃，豈是常遠的麼？我且有要沒緊，慢慢的仔細尋罷了。」

馬嫂兒去了。明日晌午，同了周嫂兒來到。童奶奶問說：「尋的有了？」周嫂兒道：「有兩三個哩：一個是海岱門裡頭賣布的再家，一個是金豬蹄子家的，還一個是留守衛李鎮撫家的。」童奶奶問說：「這三家子的，那家子的出色？」周嫂兒說道：「這手段，咱可知不道他的好歹。要只據著他口裡說，他誰肯說手段不濟？要看中了，只得要試他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手段要好，是不消說第一件了；可也還要快性；又要乾淨。要空做的中吃，半日做不出一樣子來，誑的客們冷板凳上坐著，這也是做哩？再要不齷齪齷齪的，這也叫是做哩？」周嫂兒道：「奶奶說的可是哩。但這個畢竟是咱守著看見的孩子們才好。這生帳子貨，咱可不知他的手段快性不快性。他既叫咱發脫，豈有個不梳梳頭，不洗洗臉的？也定不住他是齷齪齷齪來。難為這三家子都不是俺兩個的主

顧？」

童奶奶道：「這三個，你兩個都見過了沒？」馬嫂兒道：「我都沒見。周嫂兒都見來。」周嫂兒道：「要看外相兒倒都不醜。再家的那個還算是俊模樣子，腳也不是那十分大腳，還小如我的好些；白淨，細皮薄肉兒的。他說是十七，一象十八九二十的年紀。要圖人材，單講這一個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還是看本事要緊。咱光選人材，娶看娘子哩麼？咱要成，務必領了他來，待我看看，留他兩日，叫他做菜做飯試試，交銀子不遲。」周嫂兒道：「待我合他說去。只怕他說丫頭大了，不教領出來也不可知的。」

童奶奶數了二十個黃錢，催他快去，來回騎了驢來。周嫂兒飛也似去了，馬嫂兒沒去，在這裡等他，周嫂兒去不多時，領了那丫頭來到，還有一個老媽子跟著。那丫頭怎生樣的？有《西江月》一首：

厚臉豐頤塌鼻，濃眉闊口粗腰。腳穿高底甚妖嬈，青褂藍裙頗俏。

前看胸間乳大，後觀腿上臀高。力強氣猛耐劬勞，正好登廚上灶。

童奶奶看那丫頭粗粗蠢蠢，到不是雕兒豹兒的人，說道：「這孩子倒苗壯，有十幾了？」那丫頭說：「今年十八了。」童奶奶問說：「這尋你專是為炒菜做飯，你都去的麼？」那丫頭道：「小人家的飯食，我到都做過來；只怕大人家的食性不同，又大人家的事多，一頓擺上許多菜，我只怕搵不上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不是我要，是山東的一個狄爺同他大相公來坐監，帶著個廚子，昨日九月九下雹子的那一日叫雷劈死了，急忙裡要尋個人做飯；要回到家時，或是留客吃飯，或是一兩席酒，這值不的叫廚子的事，都要叫你做做。自己掂量，可做的來做不來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我剛才不說過了？一席酒，我自己也曾做來，可只是人家有大小不等，看將就不將就哩。就是一碗肉罷，也有幾樣的做，也有幾樣的吃哩。」

童奶奶道：「你這前後的話說的倒都是哩。你住兩日兒，主人家試試你的手段，你也試試主人家的性格，看那緣法對與不對。」那跟的老媽媽子道：「住兩日只管住，這倒不礙哩。要說做甚麼，這位姐姐可是去的。家裡有這們四個哩，都是調理著賣這個的。家裡奶奶子說：『老爺子，你要留下指使就留下，既不留下，就趁早兒給了人家，耽誤了人家待怎麼？』打發了這一個，還要打發兩個出去哩。」

童奶奶道：「那兩個比這個哩？」老媽媽子道：「那三個裡頭，有一個的模樣比這個好，白淨，腳也小；要論手段，都不如這一個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說，要多少銀子？」老媽媽子說：「要三十兩銀子哩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你說的就是那頂尖全灶的價了。手段還且不知道，他這人才，已就不是那全灶的人才。待兩日試得果然是那全灶的本事，也不肯少與你，足足的兌上二十四兩老銀。若本事不濟，再往下講。玉兒，你到那邊看看狄爺合狄大叔在家請過來。你說奶奶請狄爺你合狄大叔說話哩。」

玉兒開了門，請過狄員外爺兒兩個過來。作了揖，童奶奶道：「清早我們爺出門的時節，就吩咐伺候爺吃飯；叫我緊著出去，爺合大叔已是吃過飯了。」狄員外道：「這每日擾奶奶已是不安，又勞奶奶自己下廚房，這怎麼當的起？」童奶奶道：「這是剛才領來的一個孩子，爺，你看看好麼？咱留下他試他兩日，合他講錢成事。」狄員外上下看了兩眼，說道：「倒也是個壯實孩子。童奶奶看中了，可咱留下他罷。這馬嫂兒，我認的。這二位媒媽高姓呀？」童奶奶指著說：「這一個是媒人，姓周；那一個老媽媽是跟這孩子來的，我也還沒問姓甚麼哩。」那老媽媽說：「奶奶，我姓呂。」狄員外道：「就是老呂。你們都到我那邊去。」童奶奶說：「你們說停當了，都過這邊來吃飯。」狄員外說：「童奶奶，你不費心罷；我叫人買幾個子兒火燒，買幾塊豆腐，就試試這孩子的本事。要是真的豆腐好，可這就有八分的手段了。咱這小人家兒勾當，待逐日吃肉哩？」說著，三個媽媽子合那丫頭都過去了。狄員外道：「童奶奶也到那邊坐會子去，咱好大家合他說。」童奶奶道：「爺先請著，我就過去。」

狄員外叫人拾的火燒，買的豆腐合熟肉，黃芽白菜。那丫頭沒等吩咐，進到廚房，捲起胳膊，刷了吊鍋，偵上豆腐合黃芽白菜，切切那肉，共盛了六盞淺，兩盤火燒，搬到廚房炕矮桌上與眾人吃；又盛了一盞淺豆腐，一盞淺黃芽菜，一碟子四個火燒，端上房與狄員外狄希陳吃。狄員外嘗那做的菜，鹹淡的滋味，甚是可口；又叫他切碗肉來，又切的甚是方正。剛吃著，童奶奶過來了，笑道：「由咱試手段了。」看著那肉說道：「這孩子到動的手；我只見他這切的肉就看出好幾分來了。」媒婆們吃了飯，每人與了二十四驢錢，叫他後日來定奪。眾人辭的去了。

狄員外合童奶奶說了一會子話。起來回去。狄員外叫那丫頭：「你跟童奶奶過去。」丫頭果然跟過去了。童奶奶又合他說了前後的話；又問說：「你那家子曾收用過了不曾？」丫頭道：「收過久了。」童奶奶問：「沒生下甚麼？」丫頭說：「也只稀哩麻哩的勾當，生下甚麼？」

狄員外叫狄周買辦看品，要試全灶的手段，擺酒請童爺童奶奶。那丫頭說著，寫了單帳，買了物件；那丫頭不慌不忙一頓割切停當，該偵的偵，該炒的炒，到了晌午，置辦的一切完備。從舖子裡請了童七回家，將酒席搬到童家那院，按道數上來，只見做的顏色鮮明，滋味甚美。狄員外那心裡極喜，童七合童奶奶都齊稱贊。童奶奶道：「這手段倒也罷了，還沒試試家常飯的手段哩。」童七道：「家常飯只比酒席少做了幾樣，有兩樣麼？」童七、童奶奶、狄員外、狄希陳、寄姐五個圍著八仙方桌，傳杯弄盞，吃至一更多天，方從角門散的去。次日進來，叫那丫頭做了早飯，接連做了午夜兩餐，又甚爽快，又極潔淨。這狄員外定了主意要尋。

第三日清早，馬嫂兒、周嫂兒齊來討下落，童奶奶一口價許定二十四兩。周嫂兒道：「奶奶，你許的這是中等的價錢。這孩子可是上等的手段哩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你合狄爺這們說罷了，你這話合我說哩？再要手段不濟，可拿著這些銀子，是買他人才哩，是買他的真女兒哩？」周嫂兒道：「奶奶，你主張個二十七兩銀子罷。要是二十四兩，這丫頭成不下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一分銀子添不上去。我的性兒你是知道的，我是合你磨牙費嘴的人麼？」周嫂兒道：「我的奶奶呀！你就這們執古性兒，就真個一口價兒？俺兩個的媒錢，奶奶，你可賞俺多少哩？」童奶奶道：「你兩個我也不少，圓成了，我叫狄爺共稱一兩細絲銀子給你。」周嫂兒道：「走，咱拿著銀子合他說著去。合誰去哩？」童奶奶道：「狄爺，你就拿著銀子自己去。」狄員外走過自己那邊，兌足了二十四兩文銀，又封了一兩媒錢，僱了四個驢，合狄周騎著。

周嫂兒見狄員外要的外甜，故意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只怕還是空走這遭。童奶奶許了這一口價兒，分文不肯添。他老人家性兒喬喬的，俺們又不敢合他多說話，只得來了。那家子定是不依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仔麼不依？我不知道你京裡的淺深罷了，你童奶奶甚麼是不曉的，肯少還了你們價兒？你要掂量著，這事成不的，我就不消去了，別說那瞎誑著我空走一遭的話。你要就是這們成了，我分外你每人再加二錢銀子，你兩個吃酒；要是不成，這驢錢我認。你休想幹那岐瞞夾帳的營生！」兩個媒人道：「爺喲，怪道童奶奶合爺說的上話來，都是一樣性兒！」

說著，將次走到。狄員外下了驢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先去，說妥了，來叫我；要不妥，我好往家走。若進他家裡，要說不上來，羞羞的不好出來。我在這香舖裡坐坐，等著你。」馬周兩個媒人道：「你老人家怕到了那家子當面不好阻卻的，又叫你老人家添銀子的意思？」狄員外道：「神猜！就是為這個。我在這裡等著你。叫他寫了文書，定了銀子數兒。看了，我才到那裡交銀子哩。」馬周兩人道：「爺呀，人還說我們京師人乖哩，這把京師人當炒豆兒罷了。」笑的去，通常說了前後的話。

原來兩個媒婆已是先與再家講定了是二十四兩，分外多少的，都是兩個媒人的偏手。這童奶奶還了個一定的價錢，再還那裡騰那？若是跳蹬去了，賣與本地的人，也是不過如此，還沒人肯出這門些媒錢；所以也就不做張智，寫了二十四兩的文書，拿到間壁狄員外看了，狄員外方辭了香舖，回到再家布舖後邊。三間齊整客舍，擺設的當的著實華麗。獻過了茶，問了些來歷。取出天秤，足足的兌了二十四兩財禮，雙手交將過去。那再老頭把文書畫了押，叫兩個媒人都畫十字，交付狄員外收了。狄員外取出一兩銀來，又叫狄周數上四錢銀子的黃錢與了兩個媒人。那個端茶的管家，趴倒地替狄員外磕了頭。狄員外知是討賞之情，忙叫狄周數上二錢銀子的黃錢與管家買酒。再老頭再三要留坐，狄員外苦辭，方肯送了出門。

狄員外袖了文書，同狄周回到下處，往那院裡謝了童奶奶費心。又叫過那丫頭替童奶奶磕了頭。又與狄員外、狄希陳都磕頭相

見。童奶奶道：「爺還替他起個名字，好叫他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你家裡叫你甚麼？」他說：「我家裡叫是調羹。」童奶奶笑道：「這到也名稱其實的哩。」狄員外道：「這『調羹』就好，不消又另起名字。」狄員外又與他紮刮衣裳，到估衣鋪內與他買了一付沒大舊的布鋪陳，問童七換了一付烏銀耳墜、四個烏銀戒指。把狄周移在北房西間宿臥，將廚房挪與調羹居住。

京中婦人是少不得要人照管的，況調羹又是經主人照管過的，到了這邊，狄員外不曾奉過內旨，怎敢矯詔胡行。這調羹雖是有童奶奶開說得明白，說過「老爺子是個數一數二的元帥，斷是不敢欺心。直待回家，畢竟奶奶許了，方敢合你成事。你也不可冒失，休說在千里之外奶奶不曉的。但是做女人的那心竅極靈，不消私行，也不消叫番子手■訪，凡漢子們有甚麼虧心的事，一拿一個著。休要大家沒了主意，叫狄奶奶怨我。」又背地裡囑付狄希陳道：「狄大叔，我有件事合你說。這灶上的調羹，是狄爺算計要留著房裡使用的，這卻不可合他淒淒離離的。」狄希陳雌著牙笑。童奶奶道：「我說的是好話。你可不笑甚麼？」說的調羹心裡甚是明白，雖是孤栖冷淨，枕冷衾寒，但有了盼頭，卻也死心蹋地的做飯。

自從有了調羹，這狄員外下處飲食甚是方便，比那尤廚子的時節受他那拗東別西的戾氣甚覺不同。住的坐滿了監，辭了童奶奶，跟了狄員外要回山東。童奶奶又教導了他許多服事主母的道理，說道：「你要肯聽我的話，你自有好處。」說完話，方才大家作別。童七又遞了幾盞上馬杯，拱手而散。調羹後來結局，狄員外到家，怎麼光景，再等後回接說。